晉書/卷07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七十二 ◄

晉書
卷七十三 列傳第四十三

► 卷七十四

庾亮〈（子彬 羲 穌 弟懌 冰 條 翼）〉

庾亮

庾亮，字元規，明穆皇后之兄也。父琛，在《外戚傳》。亮美姿容，善談論，性好《莊》《老》，風格峻整，動由禮節，閨門之內，不肅而成，時人或以為夏侯太初、陳長文之倫也。年十六，東海王越辟為掾，不就，隨父在會稽，嶷然自守。時人皆憚其方儼，莫敢造之。

元帝為鎮東時，聞其名，辟西曹掾。及引見，風情都雅，過於所望，甚器重之，由是聘亮妹為皇太子妃。亮固讓，不許。轉丞相參軍。預討華軼功，封都亭侯，轉參丞相軍事，掌書記。中興初，拜中書郎，領著作，侍講東宮。其所論釋，多見稱述。與溫嶠俱為太子布衣之好。時帝方任刑法，以《韓子》賜皇太子，亮諫以申韓刻薄傷化，不足留聖心，太子甚納焉。累遷給事中、黃門侍郎、散騎常侍。時王敦在蕪湖，帝使亮詣敦籌事。敦與亮談論，不覺改席而前，退而歎曰：「庾元規賢于裴顧遠矣！」因表為中領軍。

明帝即位，以為中書監，亮上書讓曰：

臣凡庸固陋，少無殊操，昔以中州多故，舊邦喪亂，隨侍先臣，遠庇有道，爰容逃

難，求食而已。不悟徼時之福，遭遇嘉運。先帝龍興，垂異常之顧，既眷同國士，又申以婚姻，遂階親寵，累忝非服。弱冠濯纓，沐浴芳風，頻煩省闥，出總六軍，十餘年間，位超先達。無勞受遇，無與臣比。小人祿薄，福過災生，止足之分，臣所宜守。而偷榮昧進，日爾一日，謗讟既集，上塵聖朝。始欲自聞，而先帝登遐，區區微誠，竟未上達。

陛下踐阼，聖政惟新，宰輔賢明，庶僚咸允，康哉之歌，實存於至公。而國恩不已，復以臣領中書。臣領中書，則示天下以私矣。何者？臣于陛下，后之兄也。姻婭之嫌，與骨肉中表不同。雖太上至公，聖德無私，然世之喪道，有自來矣。悠悠六合，皆私其姻，人皆有私，則天下無公矣。是以前後二漢，咸以抑后党安，進婚族危。向使西京七族、東京六姓皆非姻族，各以平進，縱不悉全，決不盡敗。今之盡敗，更由姻昵。

臣曆觀庶姓在世，無党於朝，無援于時，植根之本輕也薄也。苟無大瑕，猶或見容。至於外戚，憑托天地，連勢四時，根援扶疏，重矣大矣。而或居權寵，四海側目，事有不允，罪不容誅。身既招殃，國為之弊。其故何邪？由姻媾之私群情之所不能免，是以疏附則信，姻進則疑。疑積于百姓之心，則禍成於重閨之內矣。此皆往代成鑒，可為寒心者也。夫萬物之所不通，聖賢因而不奪。冒親以求一寸之用，未若防嫌以明至公。今以臣之才[1]，兼如此之嫌，而使內處心膂，外總兵權，以此求治，未之聞也；以此招禍，可立待也。雖陛下二相明其愚款，朝士百僚頗識其情，天下之人安可門到戶說使皆坦然邪！

夫富貴榮寵，臣所不能忘也；刑罰貧賤，臣所不能甘也。今恭命則愈，違命則苦，臣雖不達，何事背時違上，自貽患責邪？實仰覽殷鑒，量己知弊，身不足惜，為國取悔，是以悾悾屢陳丹款。而微誠淺薄，未垂察諒，憂惶屏營不知所措。願陛下垂天地之鑒，察臣之愚，則臣雖死之日，猶生之年矣。

疏奏，帝納其言而止。

王敦既有異志，內深忌亮，而外崇重之。亮憂懼，以疾去官。復代王導為中書監。及敦舉兵，加亮左衛將軍，與諸將距錢鳳。及沈充之走吳興也，又假亮節、都督東征諸軍事，追充。事平，以功封永昌縣開國公，賜絹五千四百匹，固讓不受。轉護軍將軍。

及帝疾篤，不欲見人，群臣無得進者。撫軍將軍、南頓王宗，右衛將軍虞胤等，素被親愛，與西陽王羕將有異謀。亮直入臥內見帝，流涕不自勝。既而正色陳羕與宗等謀

廢大臣，規共輔政，社稷安否，將在今日，辭旨切至。帝深感悟，引亮升御座，遂與司徒王導受遺詔輔幼主。加亮給事中，徙中書令。太后臨朝，政事一決於亮。

先是，王導輔政，以寬和得眾，亮任法裁物，頗以此失人心。又先帝遺詔褒進大臣，而陶侃、祖約不在其例[2]，侃、約疑亮刪除遺詔，並流怨言。亮懼亂，於是出溫嶠為江州以廣聲援，修石頭以備之。會南頓王宗復謀廢執政，亮殺宗而廢宗兄弇。宗，帝室近屬，弇，國族元老，又先帝保傅，天下咸以亮翦削宗室。

琅邪人卞咸，宗之黨也，與宗俱誅。咸兄闡亡奔蘇峻，亮符峻送闡，而峻保匿之。峻又多納亡命，專用威刑，亮知峻必為禍亂，徵為大司農。舉朝謂之不可，平南將軍溫嶠亦累書止之，皆不納。峻遂與祖約俱舉兵反。溫嶠聞峻不受詔，便欲下衛京都，三吳又欲起義兵，亮並不聽，而報嶠書曰：「吾憂西陲過於曆陽，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也。」既而峻將韓晃寇宣城，亮遣距之，不能制，峻乘勝至於京都。詔假亮節、都督征討諸軍事，戰于建陽門外[3]。軍未及陣，士眾棄甲而走。亮乘小船西奔，亂兵相剝掠，亮左右射賊，誤中柂工，應弦而倒，船上咸失色欲散。亮不動容，徐曰：「此手何可使著賊！」眾心乃安。

亮攜其三弟懌、條、翼南奔溫嶠，嶠素欽重亮，雖在奔敗，猶欲推為都統。亮固辭，乃與嶠推陶侃為盟主。侃至尋陽，既有憾於亮，議者咸謂侃欲誅執政以謝天下。亮甚懼，及見侃，引咎自責，風止可觀。侃不覺釋然，乃謂亮曰：「君侯修石頭以擬老子，今日反見求耶！」便談宴終日。亮啖薤，因留白。侃問曰：「安用此為？」亮云：「故可以種。」侃於是尤相稱歎云：「非惟風流，兼有為政之實。」

既至石頭，亮遣督護王彰討峻党張曜，反為所敗。亮送節傳以謝侃，侃答曰：「古人三敗，君侯始二。當今事急，不宜數耳。」又曰：「朝政多門，用生國禍。喪亂之來，豈獨由峻也！」亮時以二千人守白石壘，峻步兵萬餘，四面來攻，眾皆震懼。亮激厲將士，並殊死戰，峻軍乃退，追斬數百級。

峻平，帝幸溫嶠舟，亮得進見，稽顙鯁噎，詔群臣與亮俱升御坐。亮明日又泥首謝罪，乞骸骨，欲闔門投竄山海。帝遣尚書、侍中手詔慰喻：「此社稷之難，非舅之責也。」亮上疏曰：

臣凡鄙小人，才不經世，階緣戚屬，累忝非服，叨竊彌重，謗議彌興。皇家多難，

未敢告退，遂隨牒輾轉，便煩顯任。先帝不豫，臣參侍醫藥，登遐顧命，又豫聞後事，豈云德授，蓋以親也。臣知其不可，而不敢逃命，實以田夫之交猶有寄託，況君臣之義，道貫自然，哀悲眷戀，不敢違距。且先帝謬顧，情同布衣，既今恩重命輕，遂感遇忘身。加以陛下初在諒闇，先後親覽萬機，宣通外內，臣當其地，是以激節驅馳，不敢依違。雖知無補，志以死報。而才下位高，知進忘退，乘寵驕盈，漸不自覺。進不能撫寧外內，退不能推賢宗長，遂使四海側心，謗議沸騰。

祖約、蘇峻不堪其憤，縱肆凶逆，事由臣發。社稷傾覆，宗廟虛廢，先後以憂逼登遐，陛下旰食逾年，四海哀惶，肝腦塗地，臣之招也，臣之罪也。朝廷寸斬之，屠戮之，不足以謝祖宗七廟之靈；臣灰身滅族，不足以塞四海之責。臣負國家，其罪莫大，實天所不覆，地所不載。陛下矜而不誅，有司縱而不戮。自古及今，豈有不忠不孝如臣之甚！不能伏劍北闕，偷存視息，雖生之日，亦猶死之年，朝廷復何理齒臣於人次，臣亦何顏自次於人理！

臣欲自投草澤，思愆之心也，而明詔謂之獨善其身。聖旨不垂矜察，所以重其罪也。願陛下覽先朝謬授之失，雖垂寬宥，全其首領，猶宜棄之，任其自存自沒，則天下粗知勸戒之綱矣。

疏奏，詔曰：

省告懇惻，執以感歎，誠是仁舅處物宗之責，理亦盡矣。若大義既不開塞，舅所執理勝，何必區區其相易奪！

賊峻奸逆，書契所未有也。是天地所不容，人神所不宥。今年不反，明年當反，愚智所見也。舅與諸公勃然而召，正是不忍見無禮於君者也。論情與義，何得謂之不忠乎！若以己總率征討，事至敗喪，有司宜明直繩，以肅國體，誠則然矣。且舅遂上告方伯，席捲來下，舅躬貫甲冑，賊峻梟懸。大事既平，天下開泰，衍得反正，社稷乂安，宗廟有奉，豈非舅二三方伯忘身陳力之勳邪！方當策勳行賞，豈復議既往之咎乎！

且天下大弊，死者萬計，而與桀寇對岸。舅且當上奉先帝顧托之旨，弘濟艱難，使衍沖人永有憑賴，則天下幸甚。

亮欲遁逃山海，自暨陽東出。詔有司錄奪舟船。亮乃求外鎮自效，出為持節、都督

豫州揚州之江西宣城諸軍事、平西將軍、假節、豫州刺史，領宣城內史。亮遂受命，鎮蕪湖。

頃之，後將軍郭默據湓口以叛，亮表求親征，於是以本官加征討都督，率將軍路永、毛寶、趙胤、匡術、劉仕等步騎二萬，會太尉陶侃俱討破之。亮還蕪湖，不受爵賞。侃移書曰：「夫賞罰黜陟，國之大信，竊怪矯然，獨為君子。」亮曰：「元帥指捻，武臣效命，亮何功之有！」遂苦辭不受。進號鎮西將軍，又固讓。初，以誅王敦功，封永昌縣公。亮比陳讓，疏數十上，至是許之。陶侃薨，遷亮都督江、荊、豫、益、梁、雍六州諸軍事，領江、荊、豫三州刺史，進號征西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、假節。亮固讓開府，乃遷鎮武昌。

時王導輔政，主幼時艱，務存大綱，不拘細目，委任趙胤、賈甯等諸將，並不奉法，大臣患之。陶侃嘗欲起兵廢導，而郗鑒不從，乃止。至是，亮又欲率眾黜導，又以諮鑒，而鑒又不許。亮與鑒箋曰：

昔於蕪湖反覆謂彼罪雖重，而時弊國危，且令方嶽道勝，亦足有所鎮壓，故共隱忍，解釋陶公。自茲迄今，曾無悛改。

主上自八九歲以及成人，入則在宮入之手，出則唯武官小人，讀書無從受音句，顧問未嘗遇君子。侍臣雖非俊士，皆時之良也，知今古顧問，豈與殿中將軍、司馬督同年而語哉！不雲當高選侍臣，而雲高選將軍、司馬督，豈合賈生願人主之美，習以成德之意乎！秦政欲愚其黔首，天下猶知不可，況乃欲愚其主哉！主之少也，不登進賢哲以輔導聖躬。春秋既盛，宜復子明辟。不稽首歸政，甫居師傅之尊；成人之主，方受師臣之悖。主上知君臣之道不可以然，而不得不行殊禮之事。萬乘之君，寄坐上九，亢龍之爻，有位無人。挾震主之威以臨制百官，百官莫之敢忤。是先帝無顧命之臣，勢屈於驕奸而遵養之也。趙賈之徒有無君之心，是而可忍，孰不可忍！

且往日之事，含容隱忍，謂其罪可宥，良以時弊國危，兵甲不可屢動，又冀其當謝往釁，懼而修己。如頃日之縱，是上無所忌，下無所憚，謂多養無賴足以維持天下。公與下官並蒙先朝厚顧，荷託付之重，大奸不掃，何以見先帝於地下！願公深惟安國家、固社稷之遠算，次計公之與下官負荷輕重，量其所宜。

鑒又不許，故其事得息。

時石勒新死，亮有開復中原之謀，乃解豫州授輔國將軍毛寶，使與西陽太守樊峻精兵一萬[4]，俱戍邾城。又以陶稱為南中郎將、江夏相，率部曲五千人入沔中。亮弟翼為南蠻校尉、南郡太守，鎮江陵。以武昌太守陳囂為輔國將軍、梁州刺史，趣子午。又遣偏軍伐蜀，至江陽，執偽荊州刺史李閎[5]、巴郡太守黃植，送於京都。亮當率大眾十萬，據石城[6]，為諸軍聲援，乃上疏曰：「蜀胡二寇凶虐滋甚，內相誅鋤，眾叛親離。蜀甚弱而胡尚強，並佃並守，修進取之備。襄陽北接宛許，南阻漢水，其險足固，其土足食。臣宜移鎮襄陽之石城下，並遣諸軍羅布江沔。比及數年，戎士習練，乘釁齊進，以臨河洛。大勢一舉，眾知存亡，開反善之路，宥逼協之罪，因天時，順人情，誅逋逆，雪大恥，實聖朝之所先務也。願陛下許其所陳，濟其此舉。淮泗壽陽所宜進據，臣輒簡練部分。乞槐棘參議，以定經略。」帝下其議。時王導與亮意同，郗鑒議以資用未備，不可大舉。亮又上疏，便欲遷鎮。會寇陷邾城，毛寶赴水而死。亮陳謝，自貶三等，行安西將軍。有詔復位。尋拜司空，餘官如故，固讓不拜。

亮自邾城陷沒，憂慨發疾。會王導薨，征亮為司徒、揚州刺史、錄尚書事，又固辭，帝許之。咸康六年薨，時年五十二。追贈太尉，諡曰文康。喪至，車駕親臨。及葬，又贈永昌公印綬。亮弟冰上疏曰：「臣謹詳先事，亦會聞臣亮對臣等之言，懇懇於斯事。是以屢自陳請，將迄十年。豈直好讓而不肅恭，顧曩時之釁近出宇下，加先帝神武，算略兼該，是以役不逾時，而凶強馘滅。計之以事，則功歸聖主，推之於運，則勝非人力。至如亮等，因聖略之弘，得效所職，事將何論！功將何賞！及後傷蹶，責逾先功，是以陛下優詔聽許。亮實思自效以報天德，何悟身潛聖世，微志長絕，存亡哀恨，痛貫心膂。願陛下發明詔，遂先恩，則臣亮死且不朽。」帝從之。亮將葬，何充會之，歎曰：「埋玉樹於土中，使人情何能已！」

初，亮所乘馬有的顱，殷浩以為不利於主，勸亮賣之。亮曰：「曷有己之不安而移之於人！」浩慚而退。亮在武昌，諸佐吏殷浩之徒，乘秋夜往共登南樓，俄而不覺亮至，諸人將起避之。亮徐曰：「諸君少住，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。」便據胡床與浩等談詠竟坐。其坦率行己，多此類也。三子彬、羲、穌。

三子

彬年數歲，雅量過人。溫嶠嘗隱暗怛之，彬神色恬如也，乃徐跪謂嶠曰：「君侯何至於此！」論者謂不減於亮。蘇峻之亂，遇害。

義少有時譽，初為吳國內史。時穆帝頗愛文義，義至郡獻詩，頗存諷諫。因上表曰：「陛下以聖明之德，方隆唐虞之化，而事役殷曠，百姓凋殘。以數州之資，經瞻四海之務，其為勞弊，豈可具言！昔漢文居隆盛之世，躬自儉約，斷獄四百，殆致刑厝。賈誼歎息，猶有積薪之言。以古況今，所以益其憂懼。陛下明鑒天挺，無幽不燭，弘濟之道，豈待瞽言。臣受恩奕世，思盡絲髮。受任到東，親臨所見，敢緣弘政，獻其丹愚。伏願聽斷之暇，少垂察覽。。」其詩文多不載。義方見授用而卒。子准，太元中，自侍中代桓石虔為豫州刺史、西中郎將，鎮曆陽，卒官。准子悅，義熙中江州刺史。准弟楷，自有傳。

穌字道季，好學，有文章。叔父翼將遷襄陽，穌年十五，以書諫曰：「承進據襄陽，耀威荊楚，且田且戍，漸臨河洛，使向化之萌懷德而附，凶愚之徒畏威反善，太平之基，便在於旦夕。昔殷伐鬼方，三年而克；樂生守齊，遂至曆載。今皇朝雖隆，無有殷之盛；凶羯雖衰，猶丑類有徒。而沔漢之水，無萬仞之固；方城雖峻，無千尋之險。加以運漕供繼有溯流之艱，征夫勤役有勞來之歎。若窮寇慮逼，送死一決，東西互出，道尾俱進，則廩糧有抄截之患，遠略乏率然之勢。進退惟思，不見其可。此明暗所共見，賢愚所共聞，況於臨事者乎！願回師反旆，詳擇全勝，修城池，立壘壁，勤耕農，練兵甲。若凶運有極，天亡此虜，則可泛舟北濟，方軌齊進，水陸騁邁，亦不逾旬朔矣。願詳思遠猷，算其可者。」翼甚奇之。升平中，代孔岩為丹陽尹，表除重役六十餘事[7]。太和初，代王恪為中領軍，卒於官。子恆，尚書僕射，贈光祿大夫。

庾懌

懌字叔預，少以通簡為兄亮所稱。弱冠，西陽王羲辟，不就。東海王沖為長水校尉，清選綱紀，以懌為功曹，除暨陽令，又為沖中軍司馬，轉散騎侍郎，遷左衛將軍。以討蘇峻功，封廣饒男，出補臨川太守，曆監梁、雍二州軍事，轉輔國將軍、梁州刺史、假節，鎮魏興。時兄亮總統六州，以懌寬厚容眾，故授以遠任，為東西勢援。尋進監秦州氐羌諸軍事。懌遣牙門霍佐迎將士妻子，佐驅三百餘口亡入石季龍。亮表上，貶懌為建威將軍。朝議欲召還，亮上疏曰：「懌禦眾簡而有惠，州戶雖小，賴其寬政。佐等同惡，大數不多。且懌名號大，不可以小故輕議進退。其文武之心轉已安定，賊帥艾秀遣使歸誠，上洛附賊降者五百餘口，冀一安隱，無復怵惕。」從之。後以所鎮險遠，糧運不繼，詔懌以將軍率所領還屯半洲。尋遷輔國將軍、豫州刺史，進號西中郎將、監宣城廬江曆陽安豐四郡軍事、假節，鎮蕪湖。

懌嘗以白羽扇獻成帝，帝嫌其非新，反之。侍中劉劭曰：「柏梁雲構，大匠先居其下；管弦繁奏，夔牙先聆其音。懌之上扇，以好不以新。」後懌聞之，曰：「此人宜在帝之左右。」又嘗以毒酒餉江州刺史王允之。王允之覺其有毒，飲犬，犬斃，乃密奏之。帝曰：「大舅已亂天下，小舅復欲爾邪！」懌聞，遂飲鴆而卒，時年五十。贈侍中、衛將軍[8]，謚曰簡。子統嗣。

統字長仁，少有令名，司空、太尉辟，皆不就。調補撫軍、會稽王司馬，出為建威將軍、甯夷護軍、尋陽太守。年二十九，卒，時人稱其才器，甚痛惜之。子玄之，官至宣城內史。

庾冰

冰字季堅。兄亮以名德流訓，冰以雅素垂風，諸弟相率莫不好禮，為世論所重，亮常以為庾氏之寶。司徒辟，不就，征秘書郎。預討華軼功，封都鄉侯。王導請為司徒右長史，出補吳國內史。[9]

會蘇峻作逆，遣兵攻冰，冰不能禦，便棄郡奔會稽。會稽內史王舒以冰行奮武將軍，距峻別率張健于吳中。時健党甚眾，諸將莫敢先進。冰率眾擊健走之，於是乘勝西進，赴於京都。又遣司馬滕含攻賊石頭城，拔之。冰勳為多，封新吳縣侯，固辭不受。遷給事黃門侍郎，又讓不拜。司空郗鑒請為長史，不就。出補振威將軍、會稽內史。徵為領軍將軍，又辭。尋入為中書監、揚州刺史、都督揚豫兗三州軍事、征虜將軍、假節。

是時王導新喪，人情恇然。冰兄亮既固辭不入，眾望歸冰。既當重任，經綸時務，不舍夙夜，賓禮朝賢，升擢後進，由是朝野注心，咸曰賢相。初，導輔政，每從寬惠，冰頗任威刑。殷融諫之，冰曰：「前相之賢，猶不堪其弘，況吾者哉！」范汪謂冰曰：「頃天文錯度，足下宜盡消禦之道。」冰曰：「玄象豈吾所測，正當勤盡人事耳。」又隱實戶口，料出無名萬餘人，以充軍實。詔復論前功，冰上疏曰：「臣門戶不幸，以短才贊務，釁及天庭，殃流邦族，若晉典休明，夷戮久矣。而于時顛沛，刑憲暫墜，遂令臣等復得為時陳力。徇國之臣，因之而奮，立功於大罪之後，建義于顛覆之餘，此是臣等所以復得視息于天壤，王憲不復必明於往愆也。此之厚幸，可謂弘矣，豈復得計勞納封，受賞司勳哉！願陛下曲降靈澤，哀恕由中，申命有司，惠臣所乞，則愚臣之願于此畢矣。」許之。

成帝疾篤，時有妄為尚書符[10]，敕宮門宰相不得前，左右皆失色。冰神氣自若，曰：「是必虛妄。」推問，果詐，眾心乃定。進號左將軍。康帝即位，又進車騎將軍。冰懼權盛，乃求外出。會弟翼當伐石季龍，於是以本號除都督江荊甯益梁交廣七州豫州之四郡軍事、領江州刺史、假節，鎮武昌，以為翼援。冰臨發，上疏曰：

臣因循家寵，冠冕當世，而志無殊操，量不及遠。頃皇家多難，釁故頻仍，朝望國器，與時殲落，遂令天眷下墜，降及臣身。俯仰伏事，於今五年。上不能光贊聖猷，下不能緝熙政道，而陛下遇之過分，求之不已，復策敗駕之駟，以冀萬里之功，非天眷之隆，將何以至此！是以敢竭狂瞽，以獻血誠，願陛下暫屏旒纊，以弘聽納。

今強寇未殄，戎車未戢，兵弱於郊，人疲於內，寇之侵逸，未可量也；黎庶之困，未之安也；群才之用，未之盡也。而陛下崇高，事與下隔，視聽察覽，必寄之群下。群下宜忠，不引不進；百司宜勤，不督不勸。是以古之帝王勤於降納，雖日總萬機，猶兼聽將相；或借訟輿人，或求謗芻蕘，良有以也。況今日之弊，開闢之極，而陛下歷數屬當其運，否剝之難嬰之聖躬，普天所以痛心於既往而傾首於將來者也。實冀否終而泰，屬運在今。誠願陛下弘天覆之量，深地載之厚，宅沖虛以為本，勤訓督以為務。廣引時彥，詢於政道，朝之得失必關聖聽，人之情偽必達天聰。然後覽其大當，以總國綱，躬儉節用，堯舜豈遠！大布之衣，衛文何人！是以古人有云：「非知之難，行之難；非行之難，安之難也。」願陛下既思日側于勞謙，納其起予之情，則天下幸甚矣。臣朝夕伏膺，猶不能暢，臨疏徘徊，不覺辭盡。

頃之，獻皇后臨朝，征冰輔政，冰辭以疾篤。尋而卒，時年四十九。冊贈侍中、司空，諡曰忠成，祠乙太牢。

冰天性清慎，常以儉約自居。中子襲嘗貸官絹十匹，冰怒，捶之，市絹還官。臨卒，謂長史江[A170]曰：「吾將逝矣，恨報國之志不展，命也如何！死之日，斂以時服，無以官物也。」及卒，無絹為衾。又室無妾媵，家無私積，世以此稱之。冰七子：希、襲、友、蘊、倩、邈、柔。

子希等

希字始彥。初拜秘書郎，累遷司徒右長史、黃門侍郎、建安太守，未拜，復為長史

兼右衛將軍，遷侍中，出為輔國將軍、吳國內史。希既後之戚屬，冰女又為海西公妃，故希兄弟並顯貴。太和中[11]，希為北中郎將、徐兗二州刺史，蘊為廣州刺史，並假節，友東陽太守，倩太宰長史，邈會稽王參軍，柔散騎常侍。倩最有才器，桓溫深忌之。

初，慕容廆圍梁父，斷澗水，太山太守諸葛攸奔鄒山，魯、高平等數郡皆沒，希坐免官。頃之，徵為護軍將軍。希怒，固辭。希初免時，多盜北府軍資，溫諷有司劾之，復以罪免，遂客于晉陵之暨陽。初，郭璞筮冰云：「子孫必有大禍，唯用三陽可以有後。」故希求鎮山陽，友為東陽，家于暨陽。

及海西公廢，桓溫陷倩及柔以武陵王黨，殺之。希聞難，便與弟邈及子攸之逃於海陵陂澤中。蘊于廣州飲鴆而死。及友當伏誅，友子婦，桓秘女也，請溫，故得免。故青州刺史武沈，希之從母兄也，潛餉給希經年。溫後知逾之，遣兵捕希。武沈之子遵與希聚眾于海濱，略漁人船，夜人京口城。平北司馬卞耽逾城奔曲阿，吏士皆散走。希放城內囚徒數百人，配以器杖，遵於外聚眾，宣令雲逆賊醒溫廢帝殺王，稱海西公密旨，誅除凶逆。京都震擾，內外戒嚴，屯備六門。平北參軍劉奭與高平太守郗逸之、遊軍督護郭龍等集眾距之。卞耽又與典阿人弘戎發諸縣兵二千，並力屯新城以擊希。希戰敗，閉城自守。溫遣東海太守周少孫討之，城陷，被擒。希、邈及子侄五人斬于建康市，遵及黨與並伏誅，唯友及蘊諸子獲全。

友子叔宣，右衛將軍。蘊子廓之，東陽太守。

庾倏

倏字幼序。初避太宰府，累遷黃門郎、豫章太守。徵拜秘書監，賜爵鄉亭侯，出為冠軍將軍、臨川太守。豫章黃韜自稱孝神皇帝，臨川人李高為相，聚黨數百人，乘犢車，衣皁袍，攻郡縣，倏討平之。倏于兄弟最凡劣，故祿位不至。卒官，贈左將軍。

庾翼

翼字稚恭。風儀秀偉，少有經綸大略。京兆杜乂、陳郡殷浩並才名冠世，而翼弗之重也，每語人曰：「此輩宜束之高閣，俟天下太平，然後議其任耳。」見桓溫總角之中，便期之以遠略，因言于成帝曰：「桓溫有英雄之才，願陛下勿以常人遇之，常婿畜之，宜委以方邵之任，必有弘濟艱難之勳。」

蘇峻作逆，翼時年二十二，兄亮使白衣領數百人，備石頭。高敗，與翼俱奔。事平，始辟太尉陶侃府，轉參軍，累遷從事中郎。在公府，雍容諷議。頃之，除振威將軍、鄱陽太守。轉建威將軍、西陽太守。撫和百姓，甚得歡心。遷南蠻校尉，領南郡太守，加輔國將軍、假節。及邾城失守，石城被圍，翼屢設奇兵，潛致糧杖。石城得全，翼之勳也。賜爵都亭侯。

及亮卒，授都督江荊司雍梁益六州諸軍事、安西將軍、荊州刺史、假節，代亮鎮武昌。翼以帝舅，年少超居大任，遐邇屬目，慮其不稱。翼每竭志能，勞謙匪懈，戎政嚴明，經略深遠，數年之中，公私充實，人情翕然，稱其才幹。由是自河以南皆懷歸附，石季龍汝南太守戴開率數千人詣翼降。又遣使東至遼東，西到涼州，要給二方，欲同大舉。慕容皝、張駿並報使請期。翼雅有大志，欲以滅胡平蜀為己任，言論慷慨，形於辭色。將兵都尉錢矧陳事合旨，翼拔為五呂將軍，賜谷二百斛。時東土多賦役，百姓乃從海道人廣州，刺史鄧岳大開鼓鑄，諸夷因此知造兵器。翼表陳東境國家所資，侵擾不已，逃逸漸多，夷人常伺隙，若知造鑄之利，將不可禁。

時殷浩征命無所就，而翼請為司馬及軍司，並不肯赴。翼遺浩書，因致其意。先是，浩父羨為長沙，在郡貪殘，，兄冰與翼書屬之。翼報曰：「殷君始往，雖多驕豪，實有風力之益，亦似由有佳兒、弟，故不令物情難之。自頃以來，奉公更退，私累日滋，亦不稍以此寥蕭之也。既雅敬洪遠，又與浩親善，其父兄得失，豈以小小計之。大較江東政，以傴僥豪強，以為民蠹，時有行法，輒施之寒劣。如往年偷石頭倉米一百萬斛，皆是豪將輩，而直打殺倉督監以塞責。山遐作余姚鬥年，而為官出二千戶，政雖不倫，公強官長也，而群共驅之，，不得安席。紀睦、徐甯奉王使糾罪人，船頭到渚，桓逸還復，而二使免官。雖皆前宰之愆謬，江東事去，實此之由也。兄弟不幸，橫陷此中，自不能拔腳於風塵之外，當共明目而治之。荊州所統一二十郡，唯長沙最惡。惡而不黜，與殺督監者復何異耶！」翼有風力格裁，發言立論皆如此。

康帝即位，翼欲率眾北伐，上疏曰：

賊季龍年已六十，奢淫理盡，丑類怨叛，又欲決死遼東。皝雖驍果，未必能固。若北無掣手之虜，則江南將不異遼左矣。臣所以輒發良人，不顧忿咎。然東西形援未必齊舉，且欲北進，移鎮安陸，人沔五百，溳水通流。輒率南郡太守王愆期、江夏相謝尚、尋陽太守袁真、西陽太守曹據等精銳三萬，風馳上道，並勒平北將軍桓宣撲取黃季，欲並丹

水，搖盪秦雍。禦以長轡，用逸待勞，比及數年，興復可冀。臣既臨許洛，竊謂恆溫可渡戍廣陵，何充可移據淮灑赭圻，路永進屯合肥。伏願表禦之日便決聖聽，不可廣詢同異，以乖事會。兵聞拙速，不聞工之久也。

於是併發所統六州奴及車牛驢馬，百姓嗟怨。時欲向襄陽，慮朝遷不許，故以安陸為辭。帝及朝士皆遣使譬止，車騎參軍孫綽亦致書諫。翼不從，遂違如輒行。至夏口，復上表曰：

臣近以胡寇有弊亡之勢，暫率所統，致討山北，並分見眾，略復江夏數城。臣等以九月十九日發武昌，以二十四日達夏口，輒簡卒搜乘停當上道。而所調借牛馬，來處皆遠，百姓所蓄，穀草不充，並多羸瘠，難以涉路。加以向冬，野草漸枯，往反二千，或容躓頓，輒便隨事籌量，權停此舉。又山南諸城，每至秋冬，水多燥涸，運漕用功，實為艱阻。

計襄陽，荊楚之舊，西接益梁，與關隴咫尺，北去洛河，不盈千里，土沃田良，方城險峻，水路流通，轉運無滯，進可以掃蕩秦趙，退可以保據上流。臣雖不武，意略淺短，荷國重恩，志存立效。是以受任四年，唯以習戎為務，實欲上憑聖朝威靈高略，下藉士民義慨之誠，因寇衰弊，漸臨逼之。而八年春上表請據樂鄉，廣農蓄穀，以伺二寇之釁，而值天高聽邈，未垂察照，朝議紛紜，遂令微誠不暢。

自爾以來，上參天人之征，下采降俘之言，胡寇衰滅，其日不遠。臣雖未獲長驅中原，馘截凶醜，亦不可以不進據要害，思攻取之宜。是以輒量宜入沔，徙鎮襄陽。其謝尚、王愆期等，悉令還據本戍，須到所在，馳遣啟聞。

翼時有眾四萬，詔加都督征討軍事[12]。師次襄陽，大會僚佐，陳旌甲，親授弧矢，曰：「我之行也，若此射矣。」遂三起三疊，徒眾屬目，其氣十倍。初，翼遷襄陽，舉朝謂之不可，議者或謂避衰，唯兄冰意同，桓溫及譙王無忌贊成其計。至是，冰求鎮武昌，為翼繼援。朝議謂冰不宜出，冰乃止。又進翼征西將軍，領南蠻校尉。胡賊五六百騎出樊城，翼遣冠軍將軍曹據追擊於撓溝北，破之，死者近半，獲馬百匹。翼綏來荒遠，務盡招納之宜，立客館，置典賓參軍。桓宣卒，翼以長子方之為義成太守[13]，代領宣眾，司馬應誕為龍驤將軍、襄陽太守，參軍司勳為建威將軍、梁州刺史，戍西城。康帝崩，兄冰卒，以家國情事，留方之戍襄陽，還鎮夏口，悉取冰所領兵自配，以兄子統為尋陽太守。詔使翼還督江州，又領豫州刺史，辭豫州。復欲移鎮樂鄉，詔不許。繕修軍

器，大佃積穀，欲圖後舉。遣益州刺史周撫、西陽太守曹據伐蜀，破蜀將李桓于江陽。[14]

翼如廁，見一物如方相，俄而疽發背。疾篤，表第二子爰之行輔國將軍、荊州刺史，司馬硃燾為南蠻校尉，以千人守巴陵。永和元年卒，時年四十一。追贈車騎將軍，謚曰肅。翼卒未幾，部將干瓚[15]、戴羲等作亂，殺將軍曹據。翼長史江[A170]、司馬硃燾、將軍袁真等共誅之。

爰之有翼風，尋為桓溫所廢。溫既廢爰之，又以征虜將軍劉惔監沔中軍事，領義成太守，代方之。而方之。而方之、爰之並遷徙于豫章。

【史評】

史臣曰：外戚之家，連輝椒掖，舅氏之族，同氣蘭閨，靡不憑藉寵私，階緣險謁。門藏金穴，地使其驕；馬控龍媒，勢成其逼。古者右賢左戚，用杜溺私之路，愛而知惡，深慎滿覆之災，是以厚贈瓊瑰，罕升津要。塗山在夏，靡與禹稷同驅；姒氏居周，不預燕齊等列。聖人慮遠，殊有旨哉！搢昵元規，參聞顧命。然其筆敷華藻，吻縱濤波，方駕搢紳，足為翹楚。而智小謀大，昧經邦之遠圖；才高識寡，闕安國之長算。璿萼見誅，物議稱其拔本；牙尺垂訓，帝念深於負芒。是使蘇祖尋戈，宗祧殆覆。已而猜嫌上宰，謀黜負圖。向使郗鑒協從，必且戎車犯順，則與夫台、產、安、桀[16]，亦何以異哉！幸漏吞舟，免淪昭憲，是庾宗之大福，非晉政之不綱明矣。懌恣凶懷，鴆加連率，再世之後，三陽存僅，餘殃所及，蓋其宜也。

贊曰：元規矯跡，寵階椒掖。識暗厘道，亂由乘隙。下拜長沙，有慚忠益。季堅清貞，毓德馳名。處泰逾約，居權戒盈。稚恭慷慨，亦擅雄聲。

校勘記

↑ 今以臣之才　冊府三０五「才」上有「不」字，似是。

↑ 不在其例　通志一二七及冊府三三八「例」作「列」。

↑ 戰于建陽門外　斠注：成帝紀云亮敗于宣陽門，此「建」字爲「宣」之訛。

↑ 樊峻　成紀「峻」作「俊」。

↑ 李閎　石季龍載記作「李宏」。

↑ 據石城　原作「據石頭城」。商榷：下文亮上疏言「臣宜移鎮襄陽之石城下」，時亮欲北伐，石城在襄陽，故足爲諸軍聲援。按：王說是。蔡謨傳、通鑑九六、建康實錄七並作「石城」，今據刪「頭」字。

↑ 表除重役六十餘事　宋本及通志一二七「重」作「眾」。

↑ 贈侍中衛將軍　各本脫「中」字，今據殿本補。

↑ 吳國內史　局本、殿本等「吳國」作「吳興」，今從宋本。通志一二七、冊府三三０、三五０、通鑑九四並作「吳國」。

↑ 妄爲尚書符　「尚書符」，局本、殿本等作「中書符」，今從宋本。通鑑九七、通志一二七、冊府三二０亦均作「尚書符」。

↑ 太和中　周校：「太和中」當作「隆和初」。

↑ 都督征討軍事　通鑑九七、御覽七四四引「軍事」上有「諸」字。

↑ 義成太守　「義成」，各本作「義城」，今從殿本。義成立郡見桓宣傳。

↑ 李桓　勞校：康紀作「李」。

↑ 部將于瓚　「干瓚」，各本誤作「于瓚」，今從宋本。

↑ 桀　「桀」，各本誤作「傑」，據漢書昭紀、上官皇后傳等改。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